



前些日子一位小朋友结婚,请我为他画张画,我即画了张“花好月圆”贺之。在用印之时,我拉开抽屉,一方旧青田石印章映入眼帘,一下子几十年前的往事一幕幕在我脑海中播放着。

这方印章是微雕艺术先驱薛佛影先生晚年之作。薛佛影先生一生从事工艺美术工作,尤以微雕艺术著名于世,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薛佛影先生即在方寸的象牙插牌上刻以山水、人物、花鸟、草丛、诗词等等,虽是微雕,但笔墨气韵仍然呼之欲出,山水真有咫尺千里之势,人物、花鸟、草丛都生趣盎然,诗词、歌赋则堪比欧柳。薛佛影先生的寓所蒲柏草堂,坐落在太仓路黄陂路口,与我祖父寓所宝康里近邻。记得薛先生

◆ 张大纲

## 忆微雕艺术先驱薛佛影先生

为我祖父制作过一座象牙插牌,上面刻的是我祖父演的武松打虎,神形俱佳,惜在“文革”中不知流向何方去了。我还见过薛佛影先生刻的以陈老莲的水浒贡子为范本的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象牙挂牌,大小似白玉子岗牌的尺寸,真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薛先生的蒲柏草堂是沿街的书房在二楼,记得书桌是临窗放的,壁上张挂书画,书桌上文房雅玩,琳琅满目,先生为人平和、勤俭,一生创作不息,解放后光中外伟人的造像象牙插牌就不知创作了多少座,有的还被用作国礼。

“文革”后,一次我在马当路太仓路口遇见了先生,那时先生已经退休了,但精神饱满,腿脚尚健,正在接小孙孙上学回家的路上。我再次造访了蒲柏草堂,书房中书画少了,书桌上文玩也不似以前了,但在书桌临窗的一面,供有一盆菖蒲,是用一个白瓷盆栽种的,更显菖蒲的青翠,盆旁还供有一座小灵壁石,乌黑铮亮加上窗明几净,书房仍然透着雅致。先生说现在微雕不刻了,但偶尔会刻印章解闷。我即向先生求印,先生说现在好的石材没有。我说我有好的旧石头,过几天我带来请先生刻,反正当时我家离先生不远,很方便。先生虽以微雕见长,但刻印确是大刀阔斧,喜欢用白石老人的冲刀法。

几十年过去了,薛佛影先生已然作古,蒲柏草堂也以变为大厦高楼,但先生为我治的印章长存。



## 真假难辨的“洪武牧牛钱”

◆ 李立华

“洪武通宝”,是明朝通行的货币,铸于朱元璋洪武年间。存于后世的一种背面铸有牧童骑牛图案的“洪武通宝”,即所谓“洪武牧牛钱”,因其在正史中无明确记载,“牧童骑牛”的图案又巧合了传说中朱元璋的童年经历,究竟它是官方所制的纪念币,还是民间私铸的花钱,抑或是后世的伪造……藏界一直颇多争议。

《明史》载:“至正四年(1344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歿,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又载:“……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至于朱元璋在“入皇觉寺为僧”之前,是否真的当过放牛娃,虽不可考,但他对于自己的贫苦出身却是并不忌讳的。他的发妻马皇后也非常贤淑,每当朱元璋忘乎所以的时候,她就会提醒:“大王忘了过去的贫贱了吗?”朱元璋也时常以此警示自己。《英烈传》载,他曾命令工人在大内图画四壁,俱采《诗经·国风·七月》诗,及自己历来战阵艰苦之事,绘图以示后世。并说“朕家本民桑,屢世以来,皆忠厚长者积善余庆。以及朕躬,乃荷上天降命方有今日,特命尔为图,凡有流离困苦之状,悉无所遗,庶凡后世子孙,知王业之兴,极其艰难,庶有敬尤。毋白干淫,以思守成之道。”所以,铸此“牧牛钱”以显示皇帝与民同根相连同甘共苦,由此激励人民发展生产,是符合当时的政治环境的,“洪武牧牛钱”为“官方所制可为市场流通的纪念币”之说并非不能成立。

但是,从目前存世的多种“洪武牧牛钱”看,非但骑牛牧童形态各异——有的头戴斗笠,有的则免冠且光头;外廓宽窄、钱径大小也各有不同……真是五花八门式样繁多,究竟哪样是真,哪样是假,也是莫衷一是各有说辞。

曾见过一则谜语,谜面为“朱元璋简历”,打京剧名二,谜底是:小放牛、大登殿。谜面谜底亦庄亦谐,倒也十分贴切。由此“洪武牧牛钱”不禁想到:若以“拟物法”制谜,将“洪武牧牛钱”作为谜面,也是能扣上这个谜底的。眼下牛年快到了,牛年赏“牛钱”,说说它的今生今世,看看它的各种版本形式,未尝不是一件开眼界的事。而这样一来,这枚“古钱”究竟是明太祖的“圣意”还是后人的游戏之作,也就都在其次了。真假难辨不如不辨,知道有关它的凡此种种慎买慎藏就是了。(图为各种形式的“洪武牧牛钱”)



农历牛年快到了。我不禁拿出喜爱的藏品之一:一件童子戏牛玉雕摆件反复欣赏,兴味盎然。

这件童子戏牛摆件长26厘米,宽13厘米,高11厘米,重5公斤。器物本是一块和田白玉,只因深埋土中,年代久远,周身布满褐色土沁。但在牛背两侧,仍显露出两道温润的白色玉质。从器型和沁色推断,当是明代晚期作品。

这件器物,初看似乎并无独特之处,但细细品味,便觉趣味无穷。

先看造型。工匠巧妙地利用整块玉料设计成一头身躯硕大的卧牛,而牛背上的童子却只占极小部分,且身体紧贴牛背。猛一看似乎与牛不成比例,但这恰恰体现这位工匠的聪明意图:既不浪费这块上好的玉料,又极尽艺术夸张之手法,寥寥数刀,牛形毕露。

再看神态。工匠塑造的

## 『童子戏牛』迎牛年

◆ 蒋新中

是一头极其温顺的“孺子牛”。它似乎是在劳作之余的闲暇间隙安详地休憩,任凭小儿在其宽大的背上玩耍,无怨无悔。整个构图一动一静,动静对比中震撼人的心灵,使观者不禁对老黄牛的精神肃然起敬。

三看意境。欣赏这件作品,使人联想到田间乡野的恬静场景。仿佛这头老牛休憩一会,就要站立起来,摆动身躯,在乡间小道不紧不慢地走动。那童子也会直立起来,跨在牛背上嬉笑打闹。人与牛的相处是多么和谐!

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牛就有着不解之缘。牛也是常见的玉作题材,据考究,自商代以后,历代玉雕都有牛的形象。人们以牛抒情,以牛言志,代代有新意。牛是人类的朋友,勤劳的标志,精神的象征。在这牛年来到之际,祈望中华民族以老黄牛之精神,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困境,展示牛气冲天的好年景。



## 我家的紫铜暖锅

◆ 阿坤

我搬了几次家,从老屋里带来的一只紫铜暖锅,却一直像宝贝一样的带来带去,至今我还珍藏着,因为这是上代人留下来的老货,丢了也就没有了。因为这暖锅,在我的记忆中,它是“年”的象征。

这只紫铜暖锅,造型精巧,大肚皮细腿,中央有个较大的孔,竖起半截烟囱,孔内烧钢炭。上面罩着个刻着细花纹的锅盖,两端有活络的铜把手……我无法将它详细地描述清楚,总觉得这只紫铜暖锅像一件艺术品。

伴着暖锅的记忆是阖家团聚的日子,那是过年。从除夕的那顿年夜饭开始,在春节几天的日子里,这只紫铜暖锅才会如约出现在我们一家人围坐的桌子中间。到了傍晚,我父亲就开始操作暖锅了。他先将备好的菜肴,有秩序放到暖锅的锅槽里,先放黄芽菜垫底,香菇、冬笋等不容易煮烂的铺上一圈,随后放油豆腐、鱼丸、肉圆、干发肉皮、蛋饺……将鸡汤或者用肉骨头熬的鲜汤兜兜地浇上去。盖上锅盖后,就开始生火。先在孔内放些刨花,然后轻轻压上钢炭,随即用扇子扇得炭火微红,升起了蓝色的火苗时,才端在桌子上。仿佛这紫铜暖锅是过年的主角儿,它的上场才意味着年夜饭的开始。

我们家从来没有人会喝酒,但过年时是个例外。当父亲

拿出一瓶陈年黄酒,打开瓶盖向每人的杯子里斟酒时,伴随着弥漫出醇厚的酒香气,这时的暖锅沸腾了。开盖后,热腾腾的白汽缭绕在屋子上空,大人们眉开眼笑,而我们几个小孩惊喜地望着锅槽里的菜肴,迫不及待动手

拣自己喜欢吃的菜夹到碗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样的狼狈吃相,因为是过年,大人们也不去计较和嗔怪。团团圆圆的一桌人,筷箸飞舞,转眼间暖锅中所剩无几。这时候,我母亲又去厨房拿来备好的菜肴和大半碗鲜汤,沿着锅子的边缘徐徐注入。然后把泡软的粉丝、碧绿的菠菜投入汤中,于是小高潮又起。小时候,我最喜欢听粉丝捞起来烫到了铜锅边,发出嗞啦啦的响声。这声音让我在久违中感到过年时的才有的幸福,尽管现在使用砂锅或者电火锅,主料和配料如前,蛋饺、肉丸、鱼块、粉丝等都可以入锅,也可以边烧边吃,但绝对听不到粉丝捞起来烫到锅边发出的嗞啦啦的响声。

又到过年了,我把那只紫铜暖锅又拿出来了。它像冬天里盛开的一朵醒目的菊花,在过年的氛围中悄然开放,开放在我的心中,我虽然不再去使用它,但它依然飘逸着年味。每当除夕夜色降临时,我就会想起珍藏着的那只紫铜暖锅,让我感觉和回忆起过去的“年”。呵呵,紫铜暖锅的意境,是与“年”连在一起的。

## 《鸡毛信》失而复得的

◆ 吴伟忠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记得父亲很喜欢收集连环画,他每逢15日发工资那天,就会去新华书店买几本连环画看看,买回后如获至宝一样,先用牛皮纸将书小心地包好,然后在书的扉页上写上自己的姓名和购买日期。

我父亲曾有一本老版本的《鸡毛信》连环画,是十分罕见的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3月出版的48开本,脚本作者是张再学,绘画者是著名画家刘继卣。《鸡毛信》连环画描写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员海娃在送一封十万火急的鸡毛信时,与日伪军相遇,海娃机智勇敢,将信拴在头羊的屁股下,并将鬼子带入八路军的伏击圈。该书内容精彩,画面精致,我和父亲一样,都很喜爱阅读它。大约在我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我瞒着父亲,将这本《鸡毛信》带到学校让同学们一同欣赏,该书在同学之间传来传去,等下午放学时,书不知被哪位同学带走了,我再也没有找到它。就这样,这本《鸡毛信》连环画遗失了。一想起这件事,我的心里就懊悔不已。

一晃四十余年过去了,我的父亲也已仙逝多年,父亲收集的连环画全部传给了我,我从一个爱读连环画的小学生变成了一个连环画

收藏爱好者,工余假日,我常去上海文庙旧书市场“淘”连环画,我现在收藏连环画的数量已超过了父亲。去年中秋期间,我照例去文庙书市。摊主一见老常客到了,从里屋拿出几本老版本连环画说,这是他前几天高价收来的,特意为我留着。我知道这是他做生意的噱头,没答腔,只是拿过这些连环画仔细看起来,当我看到一本48开本的《鸡毛信》时,感到有些眼熟,一打开书,扉页上父亲的姓名和购买日期映入眼帘,只是过了四十余年,当年的钢笔签名颜色淡了许多。我猛地感到有些热血沸腾,把这本书紧紧抓在手里,想不到遗失了四十年的连环画竟会在旧书市场意外相见,这可真称得上藏市奇遇了。我感到欣慰的是,过了四十年,该书的品相虽说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书的封面、封底和内页基本还算完整。于是,我与摊主砍起了价格,最终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位将这本《鸡毛信》连同那几本老版本连环画全部收入囊中。

回到家,我认真地欣赏起这本《鸡毛信》。我想,若父亲泉下有知,这遗失了四十年的《鸡毛信》失而复得,也一定会感到高兴的。